

■ 聚焦

## 2021年度儿童文学

□ 教鹤然

### 关键词

2021年,是党和国家历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对于中国儿童文学来说,也是守正创新、锐意进取,取得丰硕成果的极不平凡的一年。在回望2021年时,时代的光影映照在儿童文学作品之中,儿童文学作家、理论评论家和研究学者也以关键词的形式,对自身创作和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做出了深情的回顾和展望。

#### “中国故事”与“中国味道”

在众多儿童文学作家、理论评论家列出的儿童文学领域关键词中,“中国故事”与“中国味道”位居前列。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展示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是加强我国国际传播能力建设的重要任务。”讲好中国故事,写好中国式童年,这一理念引导儿童文学创作走进一片更为广阔的天地。作家周敏谈到,2021年度,有更多的儿童文学作家把目光聚焦到“中国故事”上来,无论是现实题材作品还是幻想类作品,都呈现出这个趋势,比如陆颖墨的《蓝海金钢》、吴岩的《中国轨道号》等,都是在讲好“中国故事”的创作中进行深入有益探索。此外,讲述“中国故事”的儿童文学在海外传播也越来越广泛。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很多海外华人不能像以前一样经常回国,当地图书馆里的中文图书自然起到了一种“抚慰乡愁”的作用。对于在当地生活的青少年而言,中文童书里亲切而有趣的人物,更是成了他们的好朋友。她认为,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会有越来越多的“中国故事”以儿童文学的方式走向世界,让世界各地的孩子们了解中国、爱上中国。

习近平总书记在文联十一大、中国作协十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谈到“希望广大文艺工作者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青年评论家周博文认为,中国儿童文学理应是“中国故事”的重要支撑与构成。回望2021年,中国儿童文学在讲好中国故事上持续发力,小说、童话、图画书、诗歌、纪实文学以及儿童文学研究领域都以中国故事、中国儿童故事作为重要的创作资源和观照对象。如中少社“多彩中国梦”系列以小说的体式,多角度、多侧面地反映中国儿童的生活;接力社“中国民间想象力绘本”用现代价值观、多元艺术手法重塑中国民间故事;浙少社“梨园少年三部曲”小说倾心打造京剧主题,展现国粹艺术。这些作品基于民族文化和本土儿童生活的创新性书写,展示出新时代儿童文学的中国精神与中国风貌。

在研究领域,王泉根、朱自强、陈晖、张国龙、崔昕平等学者梳理了百年中国儿童文学、新时代中国原创儿童文学及图画书的历史成就。张国龙的《中国新文学少年儿童形象塑造的价值回归》对百年中国文学史上少年儿童形象的生成机制和发展规律;陈晖的《儿童图画书的阅读与讲读》突出呈现了25本中国原创图画书的阅读实验和讲读建议,其与绘者田宇合作的“点虫虫”系列图画书在继承中国童画艺术传统与中国文化的视觉传达上有特别的展现。

展望未来,彰显民族特色和本土文化的“中国故事”仍将是儿童文学最独特的传统和最亮眼的底色。

青年作家刘天伊则将2021年的儿童文学关键词描述为“中国味道”,中国的儿童文学作品一直致力于向孩子们讲述古老又璀璨的文明,那些如今听起来有些生僻,却又充满了神秘的词汇,总是让孩子们忍不住一窥究竟。那些有所传承,有所依托,有所延续的中华传统文化和传统技艺是意蕴更加浓厚的中国味道,也是更值得被世界注目的存在。她表示,儿童文学作家应该拉着孩子们的手,在书中感受这些文化中所蕴含的中华美学和东方智慧,也期盼书外的孩子们能够亲手点亮更多的火光,让这些传统文化迸发出更鲜活的光芒。当每一簇跳动的火焰都在讲述一个独特的中国故事,当世界开始惊叹于中国文化千变万化的妙不可言,中国味道也就自然而然的留在了每一个人的心里,成为宝贵而恒久的记忆。

#### “主题出版”与“高质量发展”

回顾2021年的儿童文学发展,学者方卫平认为,主题创作和出版应该是一个绕不开的关键词。从体制的导向上看,主题出版类读物作为备受重视的儿童文学类型,近年来无论在出版规划、资金资助、评奖研讨、宣传推广等方面,都更容易占得先机。因此,许多出版社在社会效益等考评机制的驱动下,都把主题出版列入重点选题,广纳各种资源倾力打造。

应该充分肯定创作者、出版者在这方面所做出的探索和努力,同时也要意识到,现在的问题主要是在经历了早期的焦虑和尝试之后,如何进一步把精力、智慧集中到对于儿童文学自身艺术品质的追求

上。如果主题创作、主题出版只是抓到了题材的皮毛,而在儿童文学的艺术性上未有真正的新意,甚至乏善可陈,那么,主题出版最终可能会沦为重复出版、平庸出版、低劣出版。文学作品的价值从来不是由写作的主题来规定的,儿童文学也是如此。他认为,真正优秀的儿童文学作品,永远是那些写出了特定童年生命与生活的生动面貌、真切质感与丰富内涵的作品。面对主题出版、文学和艺术的标准永远是判断儿童文学作品的标准。从这个角度来看,主题出版向当下的儿童文学创作和批评提出了新的要求与期望,只有艺术上成功了,才可能有真正的主题创作和主题出版。

评论家李利芳认为,“高质量发展”是2021年度儿童文学关键词之一,很好地体现了儿童文学界同仁心系民族复兴伟业,对新发展阶段儿童文学建设目标的新定位与新要求。第十一届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评选,集中展示了过去四年我国儿童文学取得的飞跃进步与历史性成就,但是在欣悦兴奋地面向已有成绩的同时,我们也在冷静反思我国儿童文学在向上向好、快速发展过程中出现的值得重视的问题,如在普遍意识上关切当下儿童生活现实、心理与精神现状不全面不及时,具有时代感、开拓性、价值引领性的儿童人物形象非常匮乏,视野局限、对中国儿童的未来想象不充分等。新世纪以来,我国儿童文学繁荣发展的全部经验启示当下都汇聚到“高质量发展”这样一个时代命题上来。庆祝中国共产党百年华诞,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为孩子们着力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让红色基因、革命薪火代代传承,众多出版社都用心推出系列优秀红色儿童文学读本,主题出版的原创新气象展现出新时代的儿童文学,正在以强烈的历史主动精神,以高度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用情用力讲好中国故事,积极引领广大少年儿童从波澜壮阔的百年党史中汲取精神力量,在科学的历史认知中筑牢历史记忆,在坚定的历史自信中筑牢信仰之基。

#### “收获”与“追寻”

诗人邱易东认为,倘若要总结2021年中国儿童文学的关键词,或许可以用“收获”来作为概括。除了涌现一批优秀诗人诗作,还评选出全国优秀儿童文学奖的获奖诗集,产生了近几年重要的儿童诗成果,引起了广大儿童诗作者的热议。但对于诗人和研究者而言,2021年似乎更像一个“追寻”之年,追寻一直困惑的儿童诗的根本,探究什么叫诗,为儿童诗寻找遗失的诗意,以求向心无愧地站在孩子面前。儿童诗需要建设,长期以来,对儿童诗的研究几乎只说主题和题材,很少探讨儿童诗怎么写、怎么写好,更探讨诗的表达技巧。儿童诗的创作和研究不能远离儿童,更不能脱离诗,否则容易陷入迷乱写作的危机境地,对孩子产生负面影响。

#### “变革”与“挑战”

学者方卫平谈到,新冠肺炎疫情严重影响了我们的生活,包括我们早已习以为常的文学生活方式,许多时候,我们不得不采用新的手段,包括借助网络科技重建我们的文学交流和生活方式。2021年,他参与了多次工作研讨、工作例会、文学评奖等线上研讨,包括第七届丰子恺儿童图画书奖评奖、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广西优秀儿童文学创作评选活动等。目前看来,线上研讨还只是一种工作、交流方式上的变化。这种变化是否会内在地影响我们的文学生活和专业态度,似乎尚待观察。尼尔·波兹曼曾在《娱乐至死》中提出“媒介即认识论”,媒介常常不仪只是媒介或手段,就像电脑写作“消灭”了作家手稿一样,他认为,儿童文学工作者应该思考的是,线上研讨除了带来便利并延续文学生活之外,还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什么。

诗人林焕彰谈到,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2021年台湾儿童文学作为中国儿童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写作与学术研究生态也出现了复杂变化。台湾儿童文学出版界可称为“龙头”的小天下出版社,属于民营的大规模出版单位,依旧积极规划、主动邀稿,有计划地定量出版儿童文学作品。由于社会文化以及阅读习惯的变化,纸本实体书大量减少,如小兵出版社等规模较小的出版单位,在承受着巨大的考验。希望我们儿童文学工作者能够坚持创作,严于律己,勇于面对困难,不断探索路径,让我们寄予厚望的下一代能有更好的阅读资源,把阅读养成生活的一种习惯。

#### “榜样”与“少年”

儿童文学是孩子一生最早接触的文学,是孩子们的精神食粮,也是文化传承的最好方式。孩子的成长需要精神的引领,而我们时代的楷模和英雄就是最好的榜样。作家汤素兰选择“榜样”作为2021年儿童文学关键词。近年来,她参与了中华先锋人物故事汇、红色精神故事汇,“数风流人物中国英雄主题绘本故事”等主题出版物的写作,完成了中华先锋人物《常香玉》《张海迪》的传记。通过这些故事的写作,她更深刻地认识到儿童文学对于儿童成长的意义与价值。2021年底,她又创作完成了共和国勋章获得者袁隆平、七一勋章获得者蓝天野、艾爱

国,国家荣誉称号获得者吴文俊的绘本故事。这些主题图书的写作将我们时代的楷模——那些令人崇敬的科学家、艺术家、劳动模范、大国工匠们的故事,向青少年们讲述。阅读他们的人生故事,了解他们的奋斗历程,每一个榜样都是一本博大的书,他们是可亲可敬的中国形象,比任何虚构的艺术人物都更能打动读者。通过榜样的力量,让更多儿童懂得生命的价值和意义,拥有一广博的胸怀和远大的志向,能像这些楷模人物一样,将个人梦想和国家利益、民族尊严紧密相连,做有益他人和社会,有益于国家和民族的人。

作家黑鹤谈到,如果要以某种文学性的意象概括2021年的儿童文学,他应该是健康而阳光的“少年”。他回忆起自己参加2021年全国图书博览会时在读者见面会上见到的小读者,在众多读者中有一个戴着棒球帽的清瘦少年随身拖着一个沉重的行李箱,眼中闪烁着从未消逝的少年光芒。他在很多读者见面会上也见到过少年这样的表情,这种表情属于真正的读者,他们可能在很小的时候得到过一本书,然后就此成为忠实的读者。作为儿童文学写作者,黑鹤表示,自己的作品曾经陪伴他们成长,读者也能通过作品看到自己的成长。

#### “诗性智慧”

作家汤汤认为,“诗性智慧”是阅读2021年度中国原创童话的一个印象,不少作品跳出了寻常思维的束缚,以新鲜的创意、自由的思考、奔放的想象力呈现出元气充沛、能量饱满的气势。举例来说,短篇童话如甜老虎的《屋檐底下住着吓唬》,借童年游戏映照世事变迁,构思新奇;杨万军在《爱游泳的刺猬》写了一只孩子气和哲学家气质兼具的刺猬,让读者思考如何打破既定规则,回归简单纯洁,故事讲述机敏、幽默且意味深长;雁阵在《雁火车》中,设置了一个蓝色按钮,按下它,火车司机能从日复一日的单调生活中解脱出来,回到最初的家园;贾颖的《花朝》,依托传统节日“花朝节”,与离世的亲人来一场正式的告别,读来神秘又感人。另有三部童话集格外抢眼,一是陈诗哥的《一个迷路时才遇到的国家和一群清醒时做梦的梦想家》,作者在日常生活中倾注了童话信仰,又以童话思维诠释了世界宇宙;二是慈慧《我讲的故事都不是真的》,其新鲜、轻盈、超脱的意象和灵光像宝石般闪烁在书中的角角落落,仿佛小小孩的胡言乱语,飞扬着狂野的想象力和诗一样的语句;三是黄文军的《慢慢说书人》,这也是一部脑洞很大的童话集,呈现了一个个玄幻又真实的世界和一颗颗复杂又纯粹的心灵,可以看出作者对时间流逝与个体价值有着很深邃的思考。总的来说,2021年,童话作家们在探索着童话更多的可能性和更广阔的疆域,童话也体现出了丰富的诗性智慧,孕育着新的生长力。

#### “多元”与“聚焦”

2021年,随着少儿科幻星云奖的举办、银河奖少儿科幻类奖项的颁发,儿童科幻正引起越来越多的关注,并呈现出鲜明的多元态势。作家马传思认为,2021年度儿童科幻的关键词是多元与聚焦。首先,作者阵容的多元化格局正在形成。除了一批专业的儿童科幻作家,许多之前主要针对成年读者进行创作的科幻作家也纷纷推出了自己的儿童科幻作品。越来越多的儿童文学作家也在尝试科幻题材的创作。此外,以少年儿童组成的“小作家”创作者阵营纷纷入场,如2021年5月,首届鲲鹏青少年科幻文学奖正式启动,这是首个针对少年儿童创作者的科幻奖项。作家队伍的多元必然导致作品风格、题材的多元化。人工智能、克隆人等未来技术畅想题材,以及异星探索、历史揭秘等传统题材长盛不衰,而部分作家竭力将地方性、民俗性甚至远古神话传说融入少儿科幻创作中,对少儿科幻的多元化进行了有益的尝试。另一方面,儿童科幻在思想主题等方面又呈现出“聚焦”的特点。纵观2021年度儿童科幻作品,其中的优秀作品往往凭借生机勃勃的想象力,去进行对现实的投射,尤其是聚焦当代少年儿童成长环境,以及当今社会科技发展现状与趋势,总体文学品格也有一定的提升。一类儿童科幻作品采用“儿童友好”视角,聚焦科技、社会及文明发展等社会性问题,也即儿童成长中的“大环境”。比如《月球峰会》以近未来社会人类对月球的开发为背景,聚焦中国航天科技发展,畅想科技发展对人类未来的影响,《螻蛄之城》尝试进行极端环境下的思想实验,激发少年儿童对人类文明的思考和对未来的畅想。另一类儿童科幻作品则聚焦儿童成长的“小环境”。它们坚守“儿童本位”意识,对“成长”这一既有永恒性又有时代性的话题,保持鲜明的在场姿态。比如《手机里的孩子》《机器女孩》等,或者以带有奇幻色彩的情节推进,或者用丰满的科幻元素构建独特的儿童成长心灵空间,去折射和放大当代儿童成长的环境问题和心理问题,虽然是幻想故事,内里却带有真实的成长质感。他表示,我们有理由相信,今年的儿童科幻将迎来更加蓬勃的发展,也会为中国少年儿童的成长打开更为宽广的想象空间。

■ 关注



2021年,东沛德先生九十初度,人民文学出版社、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分别出版《我这九十年:文艺战线“普通一兵”自述》《东沛德文学评论:儿童文苑纵横谈》两部书,为这位文艺老战士“贺寿”。前者以时间为轴,选编了“我与作家协会”“我与儿童文学”“我的良师益友”“我的笔耕生涯”“我的亲情家风”和“我的夕阳时光”六辑文章。文踪亦是履痕,六辑文章眉目清爽,实实在在、质朴无华。这些文章既是一位新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生经历和心路历程的平实记录,也是真实而宝贵的当代文学史料;后者分为“文苑观察”“作品评说”两编,编选了近百篇文章,既有对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儿童文学发展的整体观察、评述与分析,也有对新中国成立以来的五代儿童文学作家和不同时期的儿童文学新作的评论与推介。两部大书合起来近80万字,重要理论和评论文章都收录其中了。把这两部新书,与作家出版社2019年出版的三卷本《东沛德自选集》摆在一起,我想到了诗人普希金的那个名句:“我为自己建立了一座非人工的纪念碑”。

从20世纪50年代初,参与起草中国作家协会“关于发展少年儿童文学的指示”,编选1954—1955年儿童文学选,撰写评论欧阳山童话《慧眼》、柯岩儿童诗的文章算起迄今,东先生伴随新中国儿童文学走过了近70年的“光荣的荆棘路”。他不仅是当代中国儿童文学历史发展的亲历者、见证者之一,同时也是第一位始终怀着深厚的爱与知、不离不弃的文学组织者。

70年的相伴相守,使作者对新中国儿童文学的来龙去脉,如数家珍。《儿童文苑纵横谈》第一辑“文苑观察”里不少文章,都是目光犀利、视野宏阔、见识独到的史论文章。这些长篇述评也可看作是中国当代儿童文学史的另一写法,全国的儿童文学事业政策与理论建设进程,一些标志性的儿童文学工作决议与评奖、不同时期涌现出来的创作现象分析、代表性作家的创作述评和具体的作品评论无一不缺,而且对主流价值观和创作方向予以了充分肯定,具有明确的“导向性”。

儿童文学不是世外桃源,也不是虚幻的童话城堡。中国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来之不易,是包括鲁迅先生在内的现代文学先驱们筚路蓝缕开辟出来的,又经战争年代里老一輩作家在救亡图存和枪林弹雨中坚守、丰富和巩固下来的。所以,让童年生命真正与到重大主题的思索之中,既是一个严肃的文学话题,也是一个高远的创作目标。作者在不同时期都在为儿童文学的现实主义传统“鼓与呼”。在《回眸与前瞻——纵观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儿童文学创作态势与队伍建设》一文里,作者在对这个时期的创作现状做了总体考察和描述之后,对这个时期的创作特点做了精准的概括,其中有突出的两点:“一是着力刻画孩子生活的时候,力求把孩子的小世界、小社会同成人生活的大世界、大社会联结起来。在广阔的、色彩斑斓的社会背景下描写少年儿童的生活,或从少年儿童的视角来展现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二是更加注重从生活出发。在普通、平凡的日常生活中写人物、写性格,着力揭示少年儿童的内心世界、情感世界,力求贴近孩子的生活,贴近孩子的心灵,更有一批作者努力探索、追求更好地塑造民族未来的性格,或揭示社会又新一代的人性美、人情美、人格美。”这样的灼见,比那些有意淡化和抽离社会背景,而一味强调所谓“回归儿童本位”的主张,更具现实意义,也更符合中国儿童文学的创作实际。作者写这篇文章的时间是上世纪90年代初期,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展趋势,也有这样的忠告:“一不能离开社会大环境;二不能离开小读者的阅读心理和兴趣;三不能离开国际儿童读物的潮流、行情。”

在《一切为了孩子的心灵成长——回顾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作家协会的儿童文学工作》一文中,作者开宗明义,强调了儿童文学工作的重大责任和崇高使命:“少年儿童是祖国未来的建设者,是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把少年儿童一代培养成德、智、体、美全面发展,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是关系着提高中华民族素质的素质和祖国前途、命运的大事。我们的党和国家历来十分重视少年儿童工作,始终把把它放在战略地位,号召全社会都来关心少年儿童的健康成长。”

20世纪90年代初还没有“主题写作”这个提法。“儿童文学的主旋律”的说法是有的,但当时也有不少作家和评论家闻之,甚至避之唯恐不及。东先生敏锐地感受到了这个属于“大有非作”的问题。他在1990年上海儿童文学研讨会上发言,就是以《谈儿童文学的主旋律及其他》为题。他在此文中旗帜鲜明地说道:“儿童文学是整个社会主义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它当然也不能例外,同样应当重视和弘扬主旋律。”“主旋律”就是时代的旋律,是“足以充分表现我们的时代精神的旋律”,因此,作者认为,在儿童文学领域,“凡是有益于培养一代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新人,表现社会主义、爱国主义、集体主义、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讴歌和弘扬我们时代生活中的真、善、美的,都可以说是体现了主旋律。”

经过30多年之后,我们今天正在大力提倡的“主题写作”和“主题出版”,与当年极力弘扬的“主旋律”,不是一脉相承的吗?90年代初,在儿童文学界以谈论“新潮”“探索”“个性化”和“回归儿童本位”为时髦的氛围中,大谈“主旋律”,那是需要相当的文化自信、思想定力和学术胆识的。正是因为作者站位高,责任心强,视野宏阔,能够看清和把握当代中国儿童文学的主流方向、发展思潮和创作态势,同时,对诸如少年文学、儿童小说、童话、儿童诗、儿童散文、幼儿文学等各类文体,也有细微的洞察,能及时地表达自己的发现、思考、忧虑与建议。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里,“少年文学”一度成为儿童文学的主流。但有的少年文学也流于简单化和“模式化”,因而少年读者们也不愿看“少年文学”。作者敏锐地发现了这个问题,在《为少年写得更加丰富些》一文中指出:“我们的笔触不能囿于狭窄的儿童天地,应当按照生活的本来面目,更好地把少年生活与成人生活、社会生活联结、交叉起来,尽可能写得开阔一些、丰富一些、复杂一些、深厚一些。”作者认为,当代少年的心理状态、生活方式等都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而我们有些儿童文学创作者对变革时代少年的思想、感情、愿望还缺乏真切的感觉和透彻的理解,因此他希望少年文学作家们,“坚持从生活出发,艺术地表现即将跨进独立生活门槛的少年一代关心的课题,又写得质朴、真诚、富有魅力”,只有这样,少年文学才能真正赢得少年读者的拥戴。

《让儿童散文世界更宽广更精彩》一文,是作者为《中国60年来的儿童散文选集》的序言,其中对散文文风,作者给出了这样的建议和期望:“儿童散文的语言要求精粹、简洁、活泼、优美。辞藻华丽、文采飞扬,固然是一种美;若能以平实、质朴的文字表现出丰富多彩的生活,同样能显示出真正的文采。词汇丰富,不刻意雕琢;语言纯正,不矫揉造作;记人叙事,状物写景,栩栩如生,恰到好处,这应该是儿童散文在语言文字上努力攀登的一个标杆。”这样的建议,也暗含着对某些儿童散文华而不实、徒有华丽的辞藻却不能反映丰富多彩的生活的一种批评。

同样是在90年代初,在上海召开的第二届中日儿童文学研讨会上,东先生发表了题为《寻求新的突破——略谈战争题材的儿童文学》一文,对战争题材的儿童文学创作,形象地提出了“从史里找到诗”的观点。他在文中引用了阿·托尔斯泰的一段话:“希望大家拿那种以高度的激情写出来的,严肃而又富有英雄主义精神的描写战争的艺术作品给儿童看,我敢于这样说,在100个儿童中,只要有一个读到给他们写的苏联潜水艇同风暴、同冰层、同敌舰进行的那种平凡而又认真的、真正富有浪漫主义精神的斗争故事,就会使所有这100个儿童对海发生兴趣,说不定,他们中间会有不少的人将来会成为海军战士。总之,他们全都会本着儿童那种天性,从这些人身上不知满足地学到坚定、正直和勇往直前等许多品质的。”作者认为,阿·托尔斯泰把战争题材的儿童文学应该怎样写才好,“讲得多么具体、透彻,多么富有说服力和鼓动性”,当初我从东先生文章里看到这段话时,过目难忘。

夏秋时节,陆续拜读了东沛德先生这两部厚厚的大书,随手记下了一点摘要和感想,算是大书识小。期待十年之后再看到一部《我这九十年》,想一想,生命真是一种美妙的奇迹!

□ 徐鲁

## 对新中国儿童文学事业的爱与知